

主 编 / 张 研
副主编 / 张 浩

【清朝奇案丛书】

千古冤

杨乃武与小白菜

无情剑

张文祥刺马

山西人民出版社

【清朝奇案丛书】

主编：张研 副主编：张浩

千古冤

杨乃武与小白菜

周祖文 著

无情剑

张文祥刺马

赵晓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贾 娟
复 审：宁志荣
终 审：李广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冤·无情剑/周祖文, 赵晓华著, 一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10

(清朝奇案丛书/张研主编)

ISBN 7-203-03603-0

I. 千... I. ①周... ②赵... III. 案例-中国-清代
IV. D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850 号

清朝奇案丛书

千古冤·无情剑

周祖文 赵晓华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03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2 版 2001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203-03603-0

K·158 定价: 13.00 元

NA 100

目 录

千古冤——杨乃武与小白菜

两情相悦 (1)

耶溪女如雪/杨乃武其人/定亲/移花接木/幽怨的
小白菜/劝婚

祸从天降 (19)

又痴又矮葛品连/刘衙内争风吃醋/新科举人惹
疑/武大郎暴死/恶少奸计/武断的县令/逼供

屈打成招 (49)

先入为主/花厅毒计/上京告御状/三堂会审/慈禧
的懿旨/杨乃武山穷水尽

峰回路转 (94)

救星边宝泉/《申报》路见不平/夏子松片音定乾
坤/慈禧再下懿旨/刑部的驳议

欲盖弥彰..... (112)

胡瑞澜铤而走险/一包巴豆粉/《申报》再援手/分毫不爽的报应

沉冤昭雪..... (127)

起解京师/包青天再世/开棺重验/慈禧大开杀戒/昭雪之后

无情剑——张文祥刺马

楔子 (147)

乱世相知——庐州结义 (151)

草莽知己：曹石张三兄弟/落“难”士子：活捉了一个
秀才俘虏/“攻心为上”：新贻释嫌/金兰盟誓

梦醉温柔——新贻负友 (176)

“官兄匪弟”：布政使的心事/如梦佳人曹二嫂/鸩占
鹊“床”/晴天霹雳

魂断寿春——二虎亡命 (198)

兄弟反目/赴命寿春城/挥泪葬冤魂/从此天涯孤旅

文祥刺马——苦志复仇 (217)

今非昔比马大人/七年生死两茫茫/寿春坟祭/血债
血偿/英雄本色

欲盖弥彰——惶恐大员 (235)

龙颜震怒/魁玉有口难言/曾国藩的犹豫/刑部尚书
郑敦谨“真相”大白

歌场独真——后世评说 (258)

英雄赴难/马总督的后事/纷纭诸说/众口皆碑张大侠

尾声 (273)

两 情 相 悦

山 清水秀的江南，自明代以来，常有一些绯闻艳案粉墨登场。

清代同治、光绪之交，江南的浙江又一次以同样的形式令天下为之侧目。

清朝历经康乾百年盛世之后，颓象渐显，因循之风大行，百业顿敝；更不幸道光、咸丰年间，列强战舰竞发，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至同治末年，更是内外交困，一筹莫展了。

国事如此，百姓生计也就每况愈下，更添官吏凶残，一时不免有水深火热之感；而官吏愈以为民弱可欺，遂至官官相护，武断乡曲，

以致在江南酿成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千古奇冤。

故事发生在浙江省余杭县。余杭，在杭州东北，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关于县名的由来，有的说是因为隋灭陈后，改钱塘郡为余杭郡，因此得名；有的说旧余杭县处于杭州西面，有余不溪过境，所以得名；还有的说因其紧邻杭州，乃杭州之余，故名余杭。这些都是不可考究的往事了，莫衷一是，大概第一种说法较为符合情理。

小白菜就出生、成长在余杭县城。

余杭，这座山清水秀的小城，虽名不见经传，却无法想像它将因为小白菜而名闻天下。

小白菜，姓毕，名秀姑。毕秀姑生于小户人家，父亲早亡，由其母毕王氏代人做针线活抚养成人。毕秀姑虽粗茶淡饭，无奈天生丽质难自弃，出落得身材娇小，玉肤如雪，百媚横生，风姿绰约，虽荆钗布裙，小家打扮，却有一些天生的风韵。一些好事者就送了她一个绰号叫“小白菜”。到后来，毕秀姑之名已无人知晓，而小白菜之名则全城尽知，足见人言可畏。

古人云“艳容海淫”。小白菜的艳名全城无人不晓，于是一班浮滑少年，如游蜂浪蝶般地出没于她家周围，千方百计要引诱她。不料小白菜性格庄重，总以严词正色相对，于是这班人才稍稍有所收敛。

小白菜本非圣贤，乃是食人间烟火的小家女子。她之所以严词拒绝了一班登徒子，是由于她根本都看不上眼。小白菜颇以美貌自负，总想有个才子佳人的绝配，她在苦苦地等待这一美妙幻境成为现实。

岁月如梭，小白菜倚门而立，望穿秋水，一晃已过了花信年龄，这使她不免有点焦急，暗自寻思：

“莫非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叫做什么‘红颜薄命’来着？”

这样想着，小白菜不禁感到不寒而栗，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但是马上又振作起来，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暗示着她：该来的都会来的。

这样想着，小白菜又兴奋起来了，她坚信那个时刻一定会来临的。

此时，杨乃武正走在通往余杭县学的路上，他顾长的身材有如玉树临风，眉清目秀的脸上棱角分明，唇红齿白，他文才出众，下笔千言，在余杭大有名气。几年后，当他因为那件无人不知的冤案蒙受奇冤后，时人对他作出了颇有意昧的评价：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评价说：杨乃武者，本余杭诸生，无赖习讼，恶迹众著，尝以小忿杀其妻，托言病死，其妇家莫之何也。

梁溪坐观老人在《清代野记》里说：杨（乃武）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

《清朝野史大观》评价说：杨乃武以诸生武断乡曲，常恃刘衡内（县令刘锡彤之子）为护符，刘亦借杨为爪牙。

祝善诒的《余杭大狱记》评价说：杨乃武，余杭人，有文名而佻傥渔色，性高亢，好持吏议短长。

上述这些记述中，颇有道听途说之嫌，对杨乃武也怀有成见，这本不足为奇。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不是这些记载，而是杨乃武本人。

杨乃武家在余杭仓前镇，乃当地首户，家底殷实，世代书香，祖上屡取功名。父亲做过县学教谕，老成持重，一般众人奉若神明，凡有争讼纠纷都要请他做公判，即便是余杭乡绅名流，也要礼让三分，端的是余杭缙绅中的一流人物。况且杨乃武又才干非凡，伶牙俐齿，以秀才的身份在县学攻读，前途自不可限量，于是人们对杨家真是敬若神明。

杨乃武此时已娶有一妻，乃是余杭南乡一位詹姓财主之女。杨乃武尚有一个胞姐，大杨乃武六岁，数年前，嫁给余杭城中叶梦堂，乃称叶杨氏，不幸不到三年，叶梦堂染病而亡。叶杨氏顾念膝下无子，夫家家道又不甚丰足，加之杨乃武年纪尚小，于是就搬回杨家，一则照应杨乃武，二则借以排遣寂寞。

这叶杨氏为人，颇有乃父遗风，很有些丈夫习气，风风火火，喜抱不平之事。这一点上与杨乃武极其相似，故而叶杨氏搬回家后十几年，姐弟二人从未红过脸，友爱非常。

杨乃武之妻詹氏自嫁到杨家之后，十分贤淑，事姐相夫，尽心尽责，家中因此也是一团和气。

杨乃武有了姐姐和妻子的帮助，得以专心向学，于圣贤书外，他还常常替人捉刀代写诉讼，做些刀笔文章。因其才思敏捷，思虑缜密，所以所做状子句句切实、字字在理，有时甚至有顽石点头之效，一时名声大噪，为一方之讼师。

人怕出名，此话一点不假。

杨乃武出生富家，自幼锦衣玉食，加之才情不逊，颇有点恃才傲物，与人落落寡合。所以祝善诒说他“性高亢”是中肯的；由于素有文名，性高亢，故有“好持吏议短长”；由于习讼而被人称为“武断乡曲”，语近攻击，也是实情。但就其性格和之后一些事

情来推测，认为杨乃武趋附刘衙内则纯系捕风捉影了。

以杨乃武的孤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向来是不入法眼的。

日后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此时的杨乃武并未想像到他的性格也是造成日后悲剧的一大原因，他正躊躇满志地走向县学。

这时的杨乃武已有三十多岁，自认是县学里最优秀的生员，大有“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何堪共酒杯”的豪情壮志，走着走着，不禁吟道：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吟到这儿，杨乃武脸上不由浮上了笑意，斜着眼扫射了四周，颇为得意，然而不一会儿他就怔住了：

在他的右面不远处，平常非常熟悉的土地庙那儿，他意外地看到血红的朝霞映着那神秘的土地庙，有如滴血一般。

怔了一会儿，杨乃武回过神来，暗忖：

“怪事，怎么会有这种不祥的感觉。”

杨乃武当然不会知道，不久之后，就在这土地庙里，他的生命的轨迹会突然发生巨变。

许多年后，杨乃武明白了那是命运向他透露了重要的信息。

然而当时的杨乃武却全然不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命运的无情在于它喜欢让悲剧以喜剧作为开场，凡夫俗子只能听从造化的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又岂能例外？

在悲剧展开之前，有一件最值得考据又无案可稽的事，那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样认识的。

也许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十分可笑，因为遍查当时记载几

乎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而有些野史笔记小说虽有提及，又多不足据。

虽然不足据，总是聊胜于无。其中灵岩樵子的小说《杨乃武》，是有关此案的文学作品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对杨乃武与小白菜初次结识的记述尤为详细，特抄录一段于下：

杨乃武不但满腹文章，而且对医道一门颇有心得，不时有人请他诊治，他除了几个相熟知己不便推辞外，其余一概谢绝。那天杨乃武坐在书房里，忽见一个小姑娘进来，认得是葛小大的妹子呆三姑，便道：“三姑，你来做什么呀？”呆三姑道：“二爷，要请你去看病。”杨乃武惊讶道：“是谁病了呢？”呆三姑道：“我家嫂子害了病了。她病倒了，烧饭、洗衣服都要我做，请你二爷去，医好了我家嫂嫂，我好轻松些。”杨乃武道：“你家嫂嫂病了几天了？”呆三姑道：“让我算起来看。”说着屈着指头初一、初二地数。杨乃武见她呆气十足，忍不住暗暗好笑，忙截住地道：“初一起的病么？”呆三姑将头一点。杨乃武道：“那么到今日三天了，谁叫你来请我的？”呆三姑道：“我家哥哥，他说必要求你二爷去。”杨乃武道：“晓得了，你先去，我立刻来便了。”杨乃武进去禀过了母亲，便走到葛小大家里来。

相隔只有几十步路，瞬息即到，葛小大早在门外守候，看见杨乃武到来，满面堆欢，说道：“二爷来了么？我在这儿恭候已久了。”杨乃武道：“你家嫂嫂怎会害起病来？”葛小大道：“想是感染了风寒，这几天不过吃些稀粥，只是昏昏沉沉地要睡，我放心不下，只好烦劳二爷贵步，望你二爷包涵。”

他一边说一边引了杨乃武上楼，走进房中。

葛小大轻轻走到床前，对他妻子说道：“二爷来诊病了。”说着就将一边的帐子挂起。小白菜听说，连忙侧转身来。这时她盖着一条薄被，虽在病中，面庞消瘦，但那两眉之间依旧有可餐的秀色。对杨乃武看了一眼，说道：“啊呀！二爷，恕我抱病在身，不能行礼。”杨乃武道：“彼此相熟，何必客气。”于是呆三姑端只椅子过来，放在床前。杨乃武坐下了，便用手儿按在小白菜的玉腕上，静心诊脉。说也奇怪，只觉小白菜的肌肤细腻，滑不留手，而且捏在手里，好像柔软无骨。杨乃武虽是正道人，到了这时也情不自禁，心坎上不免陶醉起来。按过多时，才叫小白菜换只手出来，细细地按着，相对默默，一言不发。葛小大在旁有些不耐烦，问道：“二爷，她的病不要紧么？”杨乃武被他这一问，宛如当头棒喝，急忙放手答道：“你家嫂嫂的病不妨事的。只要吃帖药下去，将受的风寒发散了，顿时就好。”说罢又看了小白菜的舌苔，才起身坐在小方桌旁。葛小大忙倒了一杯茶放在桌上，说道：“二爷辛苦了，用口茶吧！”杨乃武开完了方子，吩咐了几句，随即下楼回去。

这段记叙有声有色。葛小大即是葛品连并没有错，错在搞错了时间。杨乃武认识小白菜当在其嫁给葛品连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

杨乃武走后，玲珑剔透的小白菜芳心暗喜：

“我得杨家二爷赏识，不枉我生了花容月貌，二爷一时之才俊，与我正是应了才子佳人的古话了。”

此时，正走在回家路上的杨乃武也颇不平静，思如潮涌：

“盛名之下，果然不虚，将来我若娶了她，夫复何憾！”

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见后一见钟情当是无可置疑的，虽然灵岩樵子的记叙未必可信。

一切只好从情理上进行推测。

关于地点，当然是在余杭城内，杨乃武住学前巷，小白菜住澄清巷，巴掌大的县城，两人俱乃人中龙凤，自然各自闻名已久，由心仪而生爱慕，千古皆然。

关于时间，可以大致估计一番。

光绪三年(1877年)，刑部尚书皂保为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有如此一句：

“葛品连籍隶浙江余杭县，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娶喻敬添妻王氏前夫之女毕氏为妻，四月搬入已革举人杨乃武家同住。”

葛品连即后来小白菜之丈夫，毕氏即小白菜。从这段最权威的叙述来看，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识至少应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前。因为杨乃武在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之前，业已结识了她。

关于方式，才子佳人相会似乎总有机缘巧合。在小城之中，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相识当不是一件困难之事。

其实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终于认识，而且两情相悦，惺惺相惜，悲剧业已以喜剧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相识之后，二人的交往日渐频繁。

杨乃武自认识了小白菜后，久久不能忘怀，以至于整天闷闷不乐，总觉百事无聊。妻子詹氏此时已有身孕，见杨乃武如此，以为他身体不适，忙劝道：

“二爷身子不适么？歇息歇息吧。”

杨乃武也不甚理会，只是在心中暗叹，心病还要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

此时系铃人小白菜也正同杨乃武一样坐卧不安，她正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原来，小白菜美名远扬，那些浪荡少爷日夜欣羡而不可得，就四处散播谣言，说小白菜的坏话，所以小白菜在外面名声并不好。正如当时一些野史笔记里记载的那样，大都认为她“素进不端，奸夫甚伙”，甚至有道听途说者竟认为是“故余杭土妓，艳名噪一时”。

当然，这些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殊不足信。

外界对小白菜作此评价，小白菜自恃貌美也很少看得上别人，虽是小家碧玉，却也心高气傲，不肯轻易许人，所以婚事一拖再拖。自见了杨乃武之后，小白菜对他更是心仪不已，轻易不肯谈婚论嫁，私心里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嫁杨乃武之辈了。

小白菜的这个态度，可把她母亲毕王氏急坏了。

毕王氏早已风闻关于女儿的一些谣言，近日外间又纷传小白菜和杨乃武有染。她当然知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她对小白菜真是很不放心，况且小白菜早已到了该婚嫁的年龄，应尽快给她找个婆家，于是找准一个机会对小白菜说：

“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婆家了。”

小白菜心里不快，悻悻说：

“你看着办吧，不是人家瞧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毕王氏听了这话，欢喜无限，开始着手尽快给小白菜找个婆家。

再说，余杭城里有个老妇人叫冯许氏，此人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总能口吐莲花，常走街串巷，城中人大半都认得，包括小白菜的母亲毕王氏。

这天，毕王氏远远看见冯许氏，顿时来了灵感，心想此人阅人无数，小白菜的婚事该当落在她的身上，于是就打招呼说：

“哎哟，好久不见，一向可好？”

冯许氏见是毕王氏，也是满脸堆笑，嗒嗒连声，两人闲扯之中，都巧妙地把话题扯到小白菜身上。毕王氏神秘地说：

“你见多识广，能否为我家小女说个好婆家。”

冯许氏是个聪明人，心知毕王氏是怕小白菜人老珠黄，想尽快找个婆家，但她偏要吊毕王氏胃口，以期毕王氏少提要求：

“你家小姐美貌如花，满城无人不晓，只怕你家小姐看不上人家。”

毕王氏果然上当，轻易上钩，说：“哪里的话，我小户人家，哪敢提什么要求，只求对方人品好，勤劳肯干，别的哪还敢有什么要求。”

冯许氏心中雪亮，她早想为她的干儿子葛品连说个媳妇，今天遇此良机，岂肯错过，当即改口：

“我只怕你把女儿当摇钱树，所以不敢向你提起这事，既然如此，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毕王氏见冯许氏满口应承，也是高兴，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冯许氏兴冲冲地赶到葛品连家，一见到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就喊：

“大喜事，大喜事。”